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四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四上　　宋　袁樞　撰

梁氏亂亡　陳霸先篡梁

武帝中大通三年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統卒　五月丙申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朝野多以為不順司議侍郎周弘正嘗為晉安王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以大王為儲副意者願聞殿下抗

[seal]

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爲之化復生於遂古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豈不盛歟王不能從　六月癸丑立華容公歡爲豫章王其弟枝江公譽爲河東王曲阿公詧爲岳陽王上以人言不息故封歡兄弟以大郡用慰其心

中大同元年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

綸為丹陽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嘗選精兵以衛東宫八月以綸為南徐州刺史

冬十月乙亥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詧為雍州刺史上捨詧兄弟而立太子綱内常愧之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故用詧兄弟迭為東揚州以慰其心詧兄弟亦内懷不平詧以上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聚貨財折節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已為政

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太清三年　初上以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為雍州刺史代岳陽王詧纘恃其才望輕譽少年迎候有闕譽至檢括州府付度事留纘不遣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恐為所害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自湖口歸湘州桂陽王慥以荊州督府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信州

纘遺繹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詧繹懼鑿船沈米斬纜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因慥殺之　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詧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繹召詧使自行詧不從方貴潛與繹相知謀襲襄陽未發會詧以它事召方貴方貴以為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軍攻之繹厚資遣張纘使赴鎮纘至大堤詧已拔樊城斬

方貴纘至襄陽詧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詧猶總軍府之政聞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勢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岸既襄陽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纘乃與岸結盟著婦人衣乘青布輿逃入西山詧使岸將兵追擒之纘乞為沙門更名法纘詧許之　夏五月丙辰上殂　辛巳太子即皇帝位　六月上甲侯韶自建康出犇江陵稱受高祖密詔徵兵以湘東王繹為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

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鎮並加位號　湘州刺史
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湘東王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
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者三返譽不與湘東
王世子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為湘州
刺史使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
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恨　湘東世子方等
軍至麻溪河東王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溺死安
南侯方矩收餘衆還江陵湘東王繹無戚容　西江督

護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日繹疑僧辯觀望案劒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耶今惟有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悶絶久之方蘇即送獄泉震怖不敢言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擊湘州

秋八月己亥鮑泉軍于石槨寺河東王譽逆

戰而敗辛丑又敗于橘洲戰及溺死者萬餘人譽退保長沙泉引軍圍之　九月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詧詧留諮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畧繹乃赦之以為城中都督乙卯詧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詧軍氣沮繹與新興太守杜崱有舊密邀之乙丑崱與兄岌岸弟幼安兄子龕各帥所部降于繹岸請以五

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奉詧母龔保林登城拒戰詧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湕水不可勝紀張纘病足詧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為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去詧至襄陽岸𢇁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獻　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為都督數泉十罪命舍人羅重懽與僧辯偕行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曰鮑

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懽宣令鎖之牀側泉為啓自申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　冬十一月岳陽王詧使將軍薛暉攻廣平拔之獲杜岸送襄陽詧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發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為漆椀詧既與湘東王繹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為附庸丞相泰令東閤祭酒榮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鎮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嶚為質於魏丞

相泰欲經畧江漢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沈勰以城降之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衆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詧 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溠城降之忠以伯符為鄉導伯符岫之子也 十二月魏楊忠拔隨郡執太守桓和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繹

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　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淙頭獲仲禮及其弟子禮盡俘其衆馬岫以安陸別將王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忠於是漢東之地盡入于

魏　二月魏楊忠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詧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湕北繹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為質以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為封梁以安陸為界請同附庸并送質子貿遷有無永敦鄰睦忠乃還　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利不及人和況乎手足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惟應剖心嘗膽泣血枕

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貰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良為藩屏盤固宗鎮彊密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計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且曰譽引楊忠來相侵逼頗遵談笑用却秦軍曲直有在不復自陳臨湘旦平暮

便即路綸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　夏四月邵陵王綸在郢州以聽事為正陽殿内外齋閤悉加題署其部下陵暴軍府郢州將佐莫不怨之諮議參軍江仲舉南平王恪之謀主也説恪圖綸恪驚曰若我殺邵陵寧靜一鎮荆益兄弟必皆内喜海内若平則以大義責我矣且巨逆未梟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卿且息之仲舉不從部分諸將刻日將發謀泄綸壓殺之恪狼狽往謝綸曰羣

小所作非由兄也兇黨巳斃兄勿深憂　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執河東王譽斬之傳首江陵湘東王繹反其首而葬之繹以僧辯為左衛將軍加侍中鎮西長史　六月魏人欲令岳陽王詧發哀嗣位詧辭不受丞相泰使榮權冊命詧為梁王始建臺置百官　秋七月辛酉梁王詧入朝于魏　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八月甲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等帥舟師一萬東趣江郢聲言拒任約

且云迎邵陵王還江陵授以湘州　九月王僧辯軍至鸚鵡洲郢州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質於僧辯邵陵王綸聞之遣其子威正侯礩將兵擊之龍虎敗犇于僧辯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湘東王繹繹命進軍辛酉綸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它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絶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

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磧自倉門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南平王恪為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世子方諸為郢州刺史王僧辯為領軍將軍綸遇鎮東將軍裴之高於道之高之子畿掠其軍器綸與左右輕舟犇武昌澗飲寺僧瀍馨匿綸於巖穴之下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等聞綸尚存馳往迎之說七柵流民以求糧仗綸出營巴水流民八九千人附之稍收散卒屯于齊昌遣使請降于齊齊以綸為梁王岳陽王詧還襄陽冬

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帥文武拜牋推湘東王繹為相國總百揆繹不許　十二月邵陵王綸在汝南修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安州刺史馬佑以告丞相泰泰遣楊忠將萬人救安陸

二年春正月魏楊忠圍汝南李素戰死二月乙亥城陷執邵陵攜王綸殺之投尸江岸岳陽王詧取而葬之

齊遣散騎常侍曹文皎使于江陵湘東王繹使兼散騎常侍王子敏報之　三月己未齊以湘東王繹為梁

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　岳陽王詧聞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寶將兵一萬進據武寧遣使至江陵詐稱赴援衆議欲荅以侯景巳破令其退軍湘東王繹曰今語以退軍是趣之令進也乃使謂大寶曰岳陽累啓連和不相侵犯卿那忽據武寧今當遣天門太守胡僧祐精甲二萬鐵馬五千頓湕水待時進軍詧聞之召其軍還僧祐南陽人也　秋八月侯景廢帝為晉安王下詔迎豫章王棟壬戌棟即帝位　九月巳亥湘東王繹以

尚書令王僧辯為江州刺史江州刺史陳霸先為東揚州刺史　冬十月壬寅侯景弑太宗　王僧辯等聞太宗殂丙辰啓湘東王繹請上尊號繹弗許　十一月乙亥王僧辯復上表勸進湘東王繹不許　己丑豫章王棟禪位于侯景景封棟為淮陰王

元帝承聖元年春三月己丑王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不許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沈豫章王棟於水

夏四月王僧辯敓陳霸先鎮京口　五月庚

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庚辰以南平王恪為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為司徒鎮衛將軍封長寧公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　齊主使其散騎常侍曹文皎等來聘湘東王使散騎常侍柳暉等報之　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尚書辛術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陽平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於義何得復爭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弗從陳霸先

命别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齊衆七萬攻之甚急王僧辯使左衛將軍杜崱救之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北遁猶以通好不窮追也　六月立安南侯方矩為王太子　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僧辯僧辯以與齊通好皆不許秋七月廣陵僑人朱盛等潛聚黨數千人謀襲殺齊刺史温仲邕遣使求援於陳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

辯僧辯曰人之情僞未易可測若審克外城亟須應援如其不爾無煩進軍使未報霸先已濟江僧辯乃命武州刺史杜龕等助之會盛等謀泄霸先因進軍圍廣陵　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卒甲申以王僧辯爲揚州刺史　齊主使告王僧辯陳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從霸先濟江者萬餘口湘東王以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徵霸先世子昌及兄子頊詣江

陵以昌為員外散騎常侍項為領直　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十一月丙子世祖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　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為皇太子更名元良皇子方智為晉安王方略為始安王方等之子莊為永嘉王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為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者不盈三萬而已

二年春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鎮揚州
秋八月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
黄羅漢吏部尚書宗懍御史中丞劉㲄諫曰建業王氣
已盡與虜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
云荆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
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黄門侍郎周弘正尚
書右僕射王褎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
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荆州人皆曰弘正

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為如何衆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荆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

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　九月庚午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將襲建康納湘潭侯退又遣將軍邢景遠步大汗薩帥衆繼之陳霸先在建康聞之白上上詔王僧辯鎮姑孰以禦之

冬十月巳酉王僧辯至姑孰遣婺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築壘東關以待齊師

閏月丁丑南豫州刺史侯瑱與郭元建戰於東關齊

師大敗溺死者萬計湘潭侯退復歸于鄴王僧辯還建康　十一月丙寅上使侍中王琛使於魏太師泰陰有圖江陵之志梁王詧聞之益重其貢獻

三年春正月陳霸先自丹徒濟江圍齊廣陵秦州刺史嚴超達自齊郡進圍涇州南豫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皆出石梁為之聲援　三月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來聘會齊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太師泰帝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

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荆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畧復命還鎮密為之備馬伯符密使告帝帝弗之信　夏四月丙寅上使散騎常侍庾信聘於魏　癸酉以陳霸先為司空　五月散騎郎新野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為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

失荆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　六月壬午齊步大汗薩將兵四萬趣涇州王僧辯使侯瑱張彪自石梁引兵助嚴超達拒之瑱彪遲留不進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謀襲盱眙齊冀州刺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宿預廣陵涇州皆來告急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彊者從之霸先等外託同德内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攜等圍宿預自

引兵倍道趣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意齊兵猝至望風退走韶進擊超逵破之回趣廣陵陳霸先解圍走杜僧明還丹徒侯瑱張彪還秦郡　秋九月乙巳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

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緜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僧祐太府卿黄羅漢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丙寅于謹至樊鄧梁王詧帥衆會之丁卯內外戒嚴王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黄羅漢曰

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帝聞而疑之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辯為大都督荊州刺史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豫州刺史侯瑱帥程靈洗等為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帥吳明徹等為後軍甲戌帝夜登鳳凰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嬪御皆泣陸法和聞魏師至自郢州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還州堊其城門著衰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十一月帝大閱

於津陽門外遇北風暴雨輕輦還宫癸未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甲申護克武寧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栅插木為之周圍六十餘里以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張綰為之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諸軍事四廂領直元景亮為之副王公已下各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夜魏軍至黄華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栅下戊子雋州刺史裴畿畿弟新興太守

機武昌太守朱買臣衡陽太守謝答仁開枇杷門出戰裴機殺魏儀同三司胡文伐畿之高之子也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柵内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遂止宮外宿民家己亥移居祇洹寺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遥為聲援是夜帝巡城猶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者帝裂帛為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壬

寅還宮癸卯出長沙寺戊申王褎胡僧祐朱買臣謝答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己酉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移居長沙寺朱買臣按劒進曰唯斬宗懍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衆中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請間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為魏人所獲梁王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腰領分矣政詭曰唯命詧鎖之至城下使言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

為帝王琳孤弱不復能至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禽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詧怒命速殺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荆州不可下矣乃釋之政之禮之子大業大寶之弟也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負戶蒙楯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奬勵將士明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内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謝

答仁朱買臣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質於于謹以請和魏軍之初至也衆以王僧辯子侍中顗可為都督帝不用更奪其兵使與左右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祐死乃用為都督城中諸軍事裴畿裴機歷陽侯峻皆出降于謹以機手殺胡文伐并畿殺之峻淵猷之子也時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暝聞城陷乃散帝入東閤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擊柱令折

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
文謝答仁朱買臣諫曰城中兵衆猶彊乘闇突圍而出
賊必驚因而薄之可度江就任約帝素不便走馬曰事
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以問王褒褒曰答仁
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勲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守
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中大都督配以
公主既而召王褒謀之以為不可答仁請入不得嘔血
而去于謹徵太子為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

給之紙筆褒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有項黄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遂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軍士度塹牽其轡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駑馬代之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胡人牽帝使拜梁王詧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甚為詧所詰辱帝性殘忍且懲高祖寛縱之弊故為政尚嚴及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克戰士帝不許悉令棓殺之事

未成而城陷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于謹逼帝使爲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王今豈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由僧辯亦不由我又從長孫儉求宫人王氏荀氏及幼子犀首儉並還之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辛未帝爲魏人所殺梁王詧遣尚書傅凖監刑以土囊隕之詧使以布帊纒尸斂以蒲席束以白茅葬於津陽門外幷殺愍懷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桂陽王大成等世祖性好書常令左右

讀書晝夜不絶雖𤍠睡卷猶不釋或差誤及欺之帝輒驚寤作文章援筆立就常言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魏立梁王詧為梁主資以荆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詧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内實防之以前儀同三司王悦留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大玉徑四尺及諸瀴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

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詧將尹德毅説詧曰魏虜貪惏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讐也誰與為國今魏之精鋭盡萃于此若殿下為設享會請于謹等為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寮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

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畧勿懷匹夫之行詧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詧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王僧辯陳霸先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為太宰承制王褒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及尚書右丞吳與沈炯至長安太師泰皆厚禮之

敬帝紹泰元年春正月壬午朔邵陵太守劉棻將兵援
江陵至三百里灘部曲宋文徹殺之帥其衆還據邵陵
梁王詧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
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妃蔡氏為昭德皇后尊其母龔
氏為皇太后立妻王氏為皇后子巋為皇太子賞刑制度
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至於官爵其
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勲級則兼用柱國等名以諮議參
軍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外兵參軍太原王

操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後梁主推心任之以為謀主比之諸葛孔明操亦亞之追贈邵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河東王譽丞相謚曰武桓　齊主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安劉以救江陵岳至義陽江陵陷因進軍臨江郢州刺史陸灋和及儀同三司宋蒞舉州降之長史江夏太守王岷不從殺之甲午齊召岳還使儀同三司清都慕容儼戍郢州王僧辯遣江州刺史侯瑱攻郢州任約徐世譜宜豐侯循皆引兵

會之　辛丑齊立貞陽侯淵明為梁王使其上黨王

渙將兵送之徐陵湛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貞陽侯陷魏事

見侯景之亂　二月癸丑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

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監録尚

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

將軍　齊主先使殿中尚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與王

僧辯書以為嗣主冲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

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王納於彼國

卿宜部分舟艫迎接今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乙卯貞陽侯淵明亦與僧辯書求迎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明公儻能入朝同奬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甲子齊以陸灋和為都督荆雍等十州諸軍事大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又以宋莅為郢州刺史弟簉為湘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克譙郡已卯淵明又與僧辯書僧辯不從　故劉棻主帥趙朗殺宋文徹以邵陵歸于王琳　三月貞陽侯淵明至東

闕散騎常侍裴之橫禦之丙戌齊克東關斬裴之橫俘數千人王僧辯大懼出屯姑孰謀納淵明　夏五月王琳迎永嘉王莊送之建康　王僧辯遣使奉啓於貞陽侯淵明定君臣之禮又遣別使奉表於齊以子顯及顯母劉氏弟子世珍為質於淵明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因求以晉安王為皇太子淵明許之淵明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庚子遣龍舟灋駕迎之淵明與齊上黨王渙盟於江北辛丑自

釆石濟江於是梁輿南渡齊師北返僧辯疑齊擁檝中流不敢就西岸齊侍中裴英起衛送淵明與僧辯會于江寧癸卯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丙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為皇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　六月齊慕容儼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乘間出擊瑱等軍大破之城中食盡煑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與士卒分甘共苦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貞陽侯

淵明立乃命瑱等解圍瑱還鎮豫章齊人以城在江外難守因割以還梁儼歸望齊主悲不自勝齊主呼前執其手脫帽看髮歎息久之　吳興太守杜龕王僧辯之壻也僧辯以吳興為震州用龕為刺史又以其弟侍中僧愔為豫章太守　壬子齊主以梁國稱藩詔凡梁民悉遣南還　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為子頠娶霸先女會僧辯有母喪未成昏僧辯居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頠兄顗屢諫不

聽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不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惟孝元能復讎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為乎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為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辯遣記室江旰告霸先使為之備霸先因是留旰於京口舉兵襲僧辯九月壬寅召部將侯安都周文育及安陸徐度錢塘杜稜

謀之稜以爲難霸先懼其謀泄以手巾絞稜悶絶于地因閉於別室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以弟子著作郎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霸先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是夜皆發召杜稜與同行知其謀者唯安都等四將外人皆以爲江盱徵兵禦齊不知怪也甲辰安都引舟艦將趨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其得免斫頭邪霸先曰安都

嗔我乃進安都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内衆隨而入進及僧辯卧室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内出僧辯遽走遇子頠與俱出閤帥左右數十人苦戰于聽事前力不敵走登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欲縱火焚之僧辯與頠俱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且曰何意全無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霸先縊殺僧辯父子既

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譎也前青州刺史新安程靈洗帥所領救僧辯力戰于石頭西門軍敗霸先遣使招諭久之乃降霸先深義之以為蘭陵太守使助防京口乙巳霸先為檄布告中外列僧辯罪狀且曰資斧所指唯王僧辯父子兄弟其餘親黨一無所問丙午貞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冬十月巳酉晉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賜位一等以貞陽侯淵明為司徒封建安公告齊云僧辯陰圖篡逆故

誅之仍請稱臣於齊永為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與梁人盟于歷陽　壬子加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　杜龕恃王僧辯之勢素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以法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蒨還長城立柵以備龕僧辯死龕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吳郡太守王僧智僧辯之弟也亦據城拒守陳蒨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杜龕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相

視失色脩言笑自若部分益明衆心乃定泰日夜苦攻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義興屬縣卒皆霸先舊兵善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稍却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栅相持數旬杜龕遣其從弟北叟將兵拒戰北叟敗歸于義興霸先聞文育軍不利辛未自表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栅譙

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僧辯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齊及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五千乘虛襲建康是日入據石頭游騎至闕下侯安都閉門藏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闚賊者斬及夕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帥甲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大破之嗣徽等犇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陳霸先遣韋載族弟翽齎書諭戰丁丑載及杜北叟

皆降霸先厚撫之以䜿監義興郡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龕救長城將軍黃他攻王僧智於吳郡不克霸先使寧遠將軍裴忌助之忌選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趨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以為大軍至輕舟犇吳興忌入據吳郡因以忌為太守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渡江據姑孰以應徐嗣徽任約陳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庚寅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

州刺史柳達摩將兵萬人於胡墅度米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畧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絶彼之糧運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襲胡墅燒齊船千餘艘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仍遣韋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齊人於倉門水南立二栅與梁兵相拒壬辰

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　甲辰徐嗣徽等攻冶城柵陳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等大敗留柳達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齊援　十二月癸丑侯安都襲秦郡破徐嗣徽柵俘數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大懼丙辰陳霸先對冶城立航悉度衆軍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等渡淮置陳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擠溺死者以千數呼聲震天地盡收其船艦是日

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寧據要險嗣徽等水步不敢進頓江寧浦口霸先遣侯安都將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己未霸先四面攻石頭城中無水升水直絹一匹庚申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朝臣皆欲與齊和請以霸先從子曇朗為質霸先曰今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若違衆議謂孤愛曇朗不恤國家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齊人無信謂我微

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為孤力鬭也乃以曇朗及永嘉王莊丹陽尹王沖之子珉為質與齊人盟於城外將士恣其南北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歸北徐嗣徽任約皆犇齊收齊馬仗船米不可勝計齊主誅柳達摩壬戌齊和州長史烏丸遠自南州犇還歷陽江寧令陳嗣黄門侍郎曹朗據姑孰反霸先命侯安都等討平之霸先恐陳曇朗亡竄自帥步騎至京口迎之太平元年春正月癸未陳霸先使從事中郎江旰説徐

嗣徽使南歸嗣徽執旴送齊　陳蒨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龕與蒨等戰敗泰因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讐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大破之既而杜泰降於蒨龕尚醉未覺蒨遣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王僧智與其弟豫章太守僧愔俱奔齊東揚州刺史張彪素為王僧辯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陳蒨周文育輕兵襲會稽彪兵敗走入若邪山中蒨遣

其將吳興章昭逺追斬之東陽太守留異餽稍糧食霸先以異為縉州刺史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亦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霸先霸先以周文育為南豫州刺史使將兵擊湓城庚申又遣侯安都周鐵虎將舟師立柵於梁山以備江州　癸亥徐嗣徽任約襲采石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　三月戊戌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入寇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内盪主黄

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周文育攻湓城未克召之還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撫諸軍　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　五月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陳霸先具舟送之癸未淵明疽發背卒甲申齊兵發蕪湖庚寅入丹陽縣丙申至秣陵故治陳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航南以禦之　辛丑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

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舴艋與戰跳入艦中斬砰仍牽其艦而還嗣徽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陳霸先追侯安都徐度皆還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兒塘游騎至臺城建康震駭帝總禁兵出頓長樂寺內外纂嚴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適與周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濾

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侯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南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生擒齊儀同三司乞伏無勞霸先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襲齊行臺趙彦深於瓜步獲艦百餘艘粟萬斛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侯安都與齊將王敬寶戰于龍尾軍主張纂戰死丁未齊師至幕府山霸先遣别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乏食殺馬驢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霸先與衆軍分頓

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人相對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霽霸先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饑疲會陳蒨餽米二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婫以鴨肉數臠乙卯未明蓐食比曉霸先帥麾下

出莫府山侯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于臨沂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

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彌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丁巳衆軍出南州燒齊舟艦戊午大赦己未解嚴軍士以賞俘貿酒一人裁得一醉庚申斬齊將蕭軌等齊人聞之亦殺陳曇朗霸先啓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　秋七月丙子以陳霸先為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餘如故　九月以陳霸先為丞相録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義興公

陳高祖永定元年夏五月王琳將攻陳霸先霸先以侯

安都周文育帥舟師會武昌以擊之事見王琳彝齊秋八月甲午進丞相霸先位太傅加黄鉞殊禮贊拜不名九月辛丑進丞相為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陳國置百司　冬十月戊辰進陳公爵為王辛未梁敬帝禪位于陳　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宣猛將軍沈恪勒兵入宫衛送梁主如别宫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乙亥王即皇帝位

于南郊還宫大赦改元奉梁敬帝為江陰王梁太后為
太妃皇后為妃
二年春正月王琳求援于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
梁祀　三月齊發兵援送永嘉王莊於江南册拜王
琳為梁王相琳奉莊即皇帝位　乙丑上使人害梁敬
帝立梁武林侯諮之子季卿為江陰王
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兵敗奔齊御史中丞劉仲威奉永
嘉王莊奔齊　六月詔葬梁元帝於江寧車旗禮章

悉用梁典

三年閏二月後梁王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毀干戈日用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葬平陵諡曰宣皇帝廟號中宗太子巋即皇帝位改元大保

宣帝太建二年冬十月永嘉王莊卒於鄴

十年梁主遣其弟太宰巖入賀于隋

長城公至德元年夏五月乙巳梁太子琮入朝于隋

二年梁主殂諡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太子琮嗣位

禎明元年秋八月隋徵梁王入朝梁王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庚申至長安九月隋主廢梁國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安集遺民梁中宗世宗各給守冢十戸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

西魏取蜀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侯景之亂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三萬受湘東王節度圓照軍至巴水繹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未許東下

冬十一月武陵王紀帥諸軍發成都湘東王繹遣使以書止之曰蜀人勇悍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别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

二年江安侯圓正為西陽太守寛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内省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釁自此起矣　冬十一月益州長史劉孝

勝等勸武陵王紀稱帝紀雖未許而大造乘輿車服

元帝承聖元年　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紀頗有武畧

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谷渾内修耕

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

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將討之謂僚

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内寢柏殿柱繞節生花紀以

為已瑞夏四月乙巳即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照為

皇太子圓正為西陽王圓滿為竟陵王圓普為譙王圓

肅為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撝為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畧直兵參軍徐怦固諫不從僧畧僧辯之弟怦勉之從子也初臺城之圍怦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内銜之會蜀人費合告怦反怦有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紀即以為反徵謂怦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梟首於市亦殺王僧畧永豐侯撝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亡何

侍紀徵宜豐侯諮議參軍劉璠為中書侍郎使者八反乃至紀令劉孝勝深布腹心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謂璠曰殿下忍而畜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孰若共構大厦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耶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夷險易其心乎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夫紀知必不為已用乃厚禮遣之

秋八月武陵王紀舉兵由外水東下以永豐侯撝為益州刺史守成都使其子宜都王圓肅副之

二年春二月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版為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圓照之謀也圓照時鎮巴東執留使者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荆鎮為景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兹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代人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為可克泰問以方畧迥曰蜀與中國隔絶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

不克矣泰乃遣廻督開府儀同三司原珍等六軍甲士萬二千騎萬疋自散關伐蜀　夏五月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譙淹還軍救蜀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紀以為潼州楊灋琛求黎州刺史以為沙州二人皆不悅乾運兄子畧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難佐不如送欵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令畧將二千人鎮劒閣又遣其壻樂廣鎮

安州與瀼琛皆潛通於魏魏太師泰密賜乾運鐵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尉遲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呂陵始爲前軍至劍閣碧退就樂廣翻城應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迴至涪水乾運以州降迴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撝嬰城自守迴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扈援成都迴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紀至巴東知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

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旣稱尊號不可復爲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爲宜還救根本吏思後圖諸將皆以爲然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宣言於衆曰敢諫者死巳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艫翳川護軍陸灋和築二城於硤石兩岸運石塡江鐵鎖斷之帝赦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使助灋和拒紀謂之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汝本爲今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許妻以廬陵王續之女使宣猛將軍劉

棨與之俱　夏六月壬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絶鐵
鎖陸瀍和告急相繼上以謝答仁為歩兵校尉配兵使
助瀍和　武陵王紀遣將軍侯𠮨將衆七千築壘與陸
瀍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
報書如家人禮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
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
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
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懽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為乃遣其度支尚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奉業知紀必敗啓上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許其和紀以黄金一斤為餅餅百為篋至有百篋銀五倍於金錦罽繒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為賞寧州刺史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智祖哭而死有請事者紀辭疾不見由是將卒解體秋七月辛未巴東民苻昇等斬峽口城主公孫晃降於王

琳謝答仁任約進攻侯敵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大擊將軍南陽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紀所紀在舟中繞牀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雇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灋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絕紀屬籍賜姓饕餮氏下劉孝勝獄已而釋之三使謂江安侯圓正

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圓正聞之號哭稱世子不絶聲上頗使覘之知不能死移送廷尉獄見圓照曰兄何乃亂人骨肉使痛酷如此圓照唯云計誤上並命絶食於獄至齧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　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永豐侯撝屢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戊戌撝與宜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迥以禮接之與盟於益州城北

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

魏以撝及圓肅並為開府儀同三司以迥為大都督益

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三年魏加益州刺史尉遲迥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劒

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明賞罰布威恩綏輯新

民經畧未附華夷懷之

蕭勃據嶺南

梁武帝太清三年　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

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為主景仲由
是附景陰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
等集兵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
朝廷遣曲陽侯蕭勃為刺史軍已頓朝亭景仲所
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縊於閤
下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前高州刺史蘭
裕欽之弟也與其諸弟扇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
州事歐陽頠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勃因以霸

先監始興郡事　冬十二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偲等各帥衆千餘人歸之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勇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彊猶不能克君以區區之衆將始興

陳高祖永定元年　初梁世祖以始興郡為東衡州以歐陽頠為刺史久之徙頠為郢州刺史蕭勃

留顔不遣世祖以王琳代勃為廣州刺史勃遣其
將孫盪監廣州盡帥所部屯始興以避之顔别據
一城不往謁閉門自守勃怒遣兵襲之盡收其貲
財馬仗尋赦之使復其所與之結盟江陵陷顔遂
事勃二月庚午勃起兵於廣州遣顔及其將傅泰
蕭孜為前軍孜勃之從子也南江州刺史余孝頃
以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帥軍討之歐陽顔
等出南康顔屯豫章之苦竹灘傅泰據蹠口城余

孝頃遣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據石頭巴山太守熊曇朗誘頠共襲高州刺史黄灋𣰰又語灋𣰰約共破頠且曰事捷與我馬仗遂出軍與頠俱進至灋𣰰城下曇朗陽敗走灋𣰰乘之頠失援而走曇朗取其馬仗歸於巴山周文育軍少舡余孝頃有舡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襲之盡取以歸仍於豫章立柵軍中食盡諸將欲退文育不許使人間行遺衡州刺史周迪書約為兄弟迪得書

甚喜許餽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弱乘故舡沿流俱下焼豫章栅偽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芊韶芊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孜下流則傅泰余孝頃營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頠等大駭頠退入泥溪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等襲頠癸巳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巡蹠口城下使其將丁灋洪攻泰擒之攻孝頃退走　三月庚子周文育送歐陽頠傅泰

于建康丞相霸先與頠有舊釋而厚待之　曲江侯勃在南康聞歐陽頠等敗軍中忷懼甲寅德州刺史陳灋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勃殺之　夏四月故曲江侯勃主帥蘭裒襲殺譚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殺裒持勃首降勃故記室李寶藏奉懷安侯任據廣州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為兩城各居其一多設舡艦夾水而陳丞相霸先遣平南將軍侯安都助周文育擊之戊戌安都潛師夜燒其舡

艦文育師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以君疎外詎可暗投未若且留始興遥張聲勢保太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渡江即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没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時南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為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遏霸先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霸先發始興至大庾嶺蔡路養將二萬人軍於南野以拒之路養妻姪蘭陵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杜僧明馬被傷陳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戰衆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脱身走

元帝承聖三年廣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内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啓求入朝五月乙巳上以王琳為廣州刺史勃為晉州刺史　秋九月曲江侯勃遷居

水軍安都帥步騎進攻之蕭孜出降孝頃逃歸新吳文育等引兵還丞相霸先以歐陽頠聲著南土復以頠為衡州刺史使討嶺南未至其子紇已克始興頠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嶺南悉平　五月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

二年　王琳之引兵東下也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據南川乃摠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齊言入赴上恐其為變厚慰撫之新吳洞主余孝頃遣沙門道林說琳曰周迪黃

瀼㲭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為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輕車將軍樊猛平南將軍李孝欽平東將軍劉廣德將兵八千赴之使孝頃揔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為　夏五月癸巳余孝頃等屯二萬軍于工塘連八城以逼周迪迪懼請和并送兵糧樊猛等欲受盟而還孝頃貪其利不許樹柵圍之由是猛等與孝頃不協　秋七月高州刺史黄瀼㲭吳興太

守沈恪寧州刺史周敷合兵救周迪敷自臨川故郡斷
江口分兵攻余孝頃别城樊猛等不救而没劉廣德乘
流先下故獲余孝頃等皆棄舟引兵步走迪追擊盡擒
之送孝頃及李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　九月
余孝頃之弟孝勱及子公颺猶據舊栅不下庚午詔開
府儀同三司周文育都督衆軍出豫章討之
三年夏五月周文育周迪黄灋𣰰共討余公颺豫章内
史熊曇朗引兵會之衆且萬人文育軍於金口公颺詐

降謀執文育文育覺之囚送建康文育進屯三陂王琳遣其將曹慶帥二千人救余孝勱慶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其衆攻周迪及安南將軍吳明徹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殺文育以應衆愛監軍孫白象聞其謀勸文育先之文育不從時周迪棄舡走不知所在乙酉文育得迪書自齎以示曇朗曇朗殺之於座而併其衆因據新淦城曇朗將兵萬人襲周敷敷擊破之曇朗單騎犇巴山　六月周文育之

討余孝勱也帝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繼之文育死安都還遇王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擒之孝勱弟孝猷帥所部四千家詣安都降安都進軍至左里擊曹慶常衆愛破之衆愛犇廬山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

文帝天嘉元年　王琳之東下也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灋𣰰帥舟帥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迪等與周敷共圍之琳敗曇朗部衆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林中村民斬之

傳首建康盡滅其族

王琳犇齊 陳伐齊

梁元帝承聖元年冬十月戊申湘東王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殺其副將殷宴琳本會稽兵家其姊妹皆入王宫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王以為將帥琳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僧辯以宫殿之燒恐得罪欲以琳塞責乃密啟王

請誅琳王以琳為湘州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
曲赴湘州身詣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
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至江陵王下琳吏辛酉以王
子方畧為湘州刺史又以廷尉黃羅漢為長史使與太
舟卿張載至巴陵先據琳軍載有寵於王而御下峻刻
荆州人疾之如讐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
肯受命執羅漢及載王遣宦者陳旻往諭之納對旻刳
載腹抽腸以繫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絶又臠割出其

心向之抃舞焚其餘骨以黃羅漢清謹而免之納與諸將引兵襲湘州時州中無主納遂據之　十一月湘東王即皇帝位於江陵　陸納襲擊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破之道貴犇零陵其衆悉降於納上聞之遣使徵司徒王僧辯右衛將軍杜崱平北將軍裴之橫與宜豐侯循共討納循軍巴陵以待之

二年春三月陸納遣其將吳藏潘烏黑李賢明等下據車輪王僧辯至巴陵宜豐侯循讓都督於僧辯僧辯弗

受上乃以僧辯循為東西都督夏四月丙申僧辯軍于車輪　陸納夾岸為城以拒王僧辯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為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宜豐侯循身受矢石拔其二城納衆大敗步走保長沙　六月上遣使送王琳令說諭陸納乙未琳至長沙僧辯使送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陵陸灋

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長沙兵恐失陸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琳既入納遂降湘州平上復琳官爵　秋八月以湘州刺史王琳為衡州刺史

三年夏五月乙巳以王琳為廣州刺史上以琳部衆彊盛又得衆心故欲遠之琳與主書廣漢李膺厚善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鎮武寧琳自

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啟　冬十一月魏師圍江陵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間道先報江陵為魏人所獲臺城陷帝為魏人所殺事見梁氏亂亡

敬帝紹泰元年春正月梁王詧即皇帝位於江陵以莫勇為武州刺史魏永壽為巴州刺史　湘州刺史王琳將兵自小桂北下至蒸城聞江陵已陷為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

州郡為進取之計長沙王韶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　二月侯平攻後梁巴武二州故劉棻主帥趙朗殺宋文徹以邵陵歸于王琳　夏五月庚辰侯平等擒莫勇魏永壽江陵之陷也永嘉王莊生七年矣尼濾慕匿之王琳迎莊送之建康　秋八月辛巳王琳自蒸城還長沙　冬十月以王琳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以陳霸先從子曇朗及永嘉王莊為質於齊事見梁氏亂亡

太平元年春二月後梁主擊侯平於公安平與長沙王
韶引兵還長沙王琳遣平鎮巴州　夏五月侯平頻
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接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
平殺巴州助防呂旬收其衆犇江州侯瑱與之結爲兄
弟琳軍勢益衰乙丑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江陵之
陷也琳妻蔡氏世子毅皆没于魏琳又獻欵於魏以求
妻子亦稱臣於梁　秋七月魏太師泰遣安州長史
鉗耳康買使於王琳琳遣長史席豁報之且請歸世祖

及愍懷太子之柩泰許之　八月魏以王琳為大將軍長沙郡公　九月甲子王琳以舟師襲江夏冬十月壬申豐城侯泰以州降之　十一月辛丑豐城侯泰犇齊齊以為永州刺史詔徵王琳為司空琳辭不至留其將潘純陀監郢州身還長沙魏人歸其妻子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正月詔以王琳為司空驃騎大將軍　三月甲辰以司空王琳為湘郢二州刺史

夏五月王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六月戊

寅霸先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安都為西道都督周文育為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會武昌以擊之　秋八月丁卯周人歸梁世祖柩及諸將家屬千餘人於王琳

冬十月梁敬帝禪位於陳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上受禪歎曰吾今茲必敗戰無名矣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陀於城中遥射官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弇口安都乃釋郢州

悉衆詣沌口留沈泰一軍守漢曲安都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安都等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為琳所擒沈泰引軍奔歸琳引見諸將與語周鐵虎辭氣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都等總以一長鏁繫之置琳所坐艚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又遣其將樊猛襲據江州

二年春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湓城屯於白水浦帶甲十

萬琳以北江州刺史曾悉達為鎮北將軍上亦以悉達為征西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將軍沈泰襲之不克琳欲引軍東下而悉達制其中流琳遣使說誘終不從己亥琳遣記室宗虩求援於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梁祀　三月齊發兵援送梁永嘉王莊於江南冊拜王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琳遣兄子叔寶帥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琳奉莊即皇帝位改元天啟追謚建安

公淵明曰閔皇帝莊以琳為侍中大將軍中書監餘依齊朝之命　夏六月己巳詔司空侯瑱領軍將軍徐度帥舟師為前軍以討王琳　秋七月戊戌上幸石頭送侯瑱等　甲辰上遣吏部尚書謝哲往諭王琳哲朏之孫也　八月謝哲返命王琳請還湘州詔追衆軍還癸未衆軍至自大雷　冬十二月後梁主遣其大將軍王操將兵畧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三年春正月王琳召桂州刺史淳于量量雖與琳合而

潛通於陳二月辛酉以量為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梁永嘉王莊至郢州遣使入貢於齊王琳遣其將雷文策襲後梁監利太守蔡大有殺之　夏六月丁酉上不豫丙午殂　冬十月王琳聞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吳郡孫瑒為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永嘉王莊出屯濡須口齊揚州道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為之聲援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詔侯瑱侯安都及儀同徐度將兵禦之安州刺史吳明徹夜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擊

明徹大破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因引兵東下
文帝天嘉元年春二月王琳至栅口侯瑱督諸軍出屯
蕪湖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
漅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洲琳
亦出舡列於江西隅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
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竝壞没於沙中浪大
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舡瑱等亦引軍退入蕪
湖周人聞琳東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荆

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聞之恐其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恃德之子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為之聲勢丙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為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舡皆反燒其舡瑱發拍以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舡以觸其艦并鎔

鐵灑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舡登岸走為陳軍所殺殆盡齊步騎在西岸者自相蹂踐並陷於蘆荻泥淖中騎皆棄馬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乗舴艋冒陳走至湓城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犇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侍衛永嘉王莊及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送莊達於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仲威奉莊犇齊泌昂之子也樊猛及

其兄毅帥部曲來降　周軍復至郢州孫瑒士卒皆死戰周人不能克旣而聞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遣使舉中流之地來降

二年春正月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傖楚更圖進取合州刺史裴景徽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爲鄉導齊主使琳與行臺左丞盧潛將兵赴之琳沉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犇齊齊主以琳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鎮壽陽

三年春閏二月齊揚州刺史行臺王琳數欲南侵尚書盧潛以為時事未可上遣移書壽陽欲與齊和親潛以其書奏齊朝仍上啟且請息兵齊主許之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愍王曇朗之喪琳由是與潛有隙更相表列齊主徵琳赴鄴以潛為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瞻㥄之子也　秋七月上遣使聘齊　冬十一月丁丑齊遣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來聘

四年夏六月乙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來聘

五年夏四月辛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來聘

冬十一月戊戌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劉逖來聘

六年夏六月己巳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來聘

天康元年夏六月齊遣兼散騎常侍韋道儒來聘

臨海王光大元年夏四月癸丑齊遣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來聘

二年春正月癸亥齊主使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來聘

宣帝太建二年春正月戊申齊使兼散騎常侍裴讞之

來聘　冬十月齊以梁永嘉王莊為開府儀同三司

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邑卒於鄴

三年春正月丁巳齊使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來聘

夏四月齊遣使來聘

五年春三月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惟鎮前將軍吳

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

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

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

亦無過者都官尚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壬午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黄瀍敢出歷陽　夏四月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以大木為栅於水中辛亥吴明徹遣豫章内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栅克之文季靈洗之子也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

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庚申黃灋𣰰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弟往為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

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文宗子師為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

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
事彊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旣廢矣齊能久乎
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
甚鋭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虚發衆軍尤憚之辛酉戰
於吕梁將戰吴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
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為
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
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

彀弓未發摩訶遥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愼勿輕鬬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爲揚州道行臺尚書甲子南譙太守徐槾克石梁城五月己巳瓦梁城降癸酉陽平郡降甲戌徐槾克廬江城歷陽窘蹙乞降黃瀍𩕄綏

之則又拒守瀍氉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合肥望旗請降瀍氉禁侵掠撫勞戍卒與之盟而縱之　己卯齊北高唐郡降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黄瀍氉徙鎮歴陽乙酉南齊昌太守黄詠克齊昌外城丙戌廬陵内史任忠軍於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蘄城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

六月庚子郢州刺史李綜克灄口城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庚戌淮陽沭陽郡並棄城走　癸丑程文季攻

齊涇州拔之乙卯宣毅司馬湛陀克新蔡城　癸亥黄瀘𨌺克合州吳明徹進攻仁州甲子克之　秋七月戊辰齊遣尚書左丞陸騫將兵二萬救齊昌出自巴蘄遇西陽太守汝南周炅炅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鋭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周炅克巴州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殺其戍主以城降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吳明徹以琳初

入衆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八月乙未山陽城降壬寅盱眙城降壬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青州東海城降戊午平固侯敬泰等克晉州九月甲子陽平城降壬申高陽太守沈善慶克馬頭城甲戌齊安城降丙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　冬十月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壽陽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敕使

屢促之然始度淮衆數十萬去夀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冑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書左丞李騊駼送建康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内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

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歔欷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之頗以為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惟當行樂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帝即大喜酣飲

鼓舞仍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戊丁未齊遣兵萬人至頳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遣兵援蒼陵又破之齊主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丙辰詔以壽陽復為豫州以黃城為司州以明徹為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以黃濃㲽為征西大將軍合

州刺史戊午湛陀克齊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威虜將軍劉桃枝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濟陰城己丑魯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以廣達為北徐州刺史鎮其地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珽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珽令録事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盲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

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琁且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走詔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梁驃騎倉曹參軍朱瑒致書徐陵求其首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志終遘萇弘之眚至使身没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横之葬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陵為之

啟上十二月壬辰朔詔琳首皆還其親屬瘍瘞琳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瘍間道犇齊別議迎葬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鄴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謚曰忠武王給轀輬車以葬之

齊顯祖狂暴常山王篡立附

梁敬帝紹泰元年　初齊平秦王歸彦幼孤高祖令清河昭武王岳養之岳情禮甚薄歸彦心銜之及顯祖即位歸彦為領軍大將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

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於城南廳事後開巷歸彥諸之於帝曰清河僭擬宮禁制為永巷但無闕耳帝由是惡之帝納倡婦薛氏於後宮岳先嘗因其姊迎之至第帝夜遊於薛氏家其姊為父乞司徒帝大怒懸其姊鋸殺之讓岳以姦岳不服帝益怒十一月乙亥使歸彥鴆岳岳自訴無罪歸彥曰飲之則家全飲之而卒葬贈如禮薛嬪有寵於帝久之帝忽思其與岳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

忽探出其首投於柈上支解其尸弄其髀為琵琶一座

大驚帝方收取對之流涕曰佳人難再得載尸以出被

髮步哭而隨之

太平元年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齊顯祖

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

能以灋馭下或有違犯不容勲戚内外莫不肅然至於

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

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狂暴或身自

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或袒露形體塗
傅粉黛或乘牛驢槖駞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劉
桃枝負之而行擔胡鼓拍之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游行
市里街坐巷宿或盛夏日中暴身或隆冬去衣馳走從
者不堪帝居之自若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
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殊無怖
畏時復雅儛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嘗於道上
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殺之妻

太后以帝酒狂舉杖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帝曰即
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遂不言笑帝欲太后笑自
匍匐以身舉牀墜太后於地頗有所傷旣醒大慙恨使
積柴熾火欲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彊為之笑曰
鄉汝醉耳帝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彥執杖口自責數
脱背就罰謂歸彥曰杖不出血當斬汝太后前自抱之
帝流涕苦請乃笞脚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
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帝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

氏駡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擊一百有餘雖以楊愔為宰相使進廁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嘗欲以小刀剺其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轜車又嘗持槊走馬以擬左丞相斛律金之胷者三金立不動乃賜帛千段高氏婦女不問親疎多與之亂或以賜左右又多方苦辱之彭城王浟太妃爾朱氏魏敬宗之后也帝欲烝之不從手刃殺之故魏樂安王元昂李后之姊壻也

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為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之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以為言帝乃止又嘗於衆中召都督韓哲無罪斬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輙手殺人以為戲樂所殺者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内謂之供御囚帝欲殺人輙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叅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

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帝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謂也對曰長夜之飲不寤國亡身隕所謂大苦帝縛紘欲斬之思其有救世宗之功乃捨之帝遊宴東山以關隴未平投盃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魏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然實未行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就長安擒之以來帝壯之賜帛千匹趙道

德進曰東西兩國彊弱力均彼可擒之以來此亦可擒之以往桃枝妄言應誅陛下柰何濫賞帝曰道德言是回絹賜之帝乘馬欲下峻岸入於漳道德攬轡回之帝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啟先帝論此兒酣酗顛狂不可教訓帝默然而止它日帝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須痛杖我道德扶之帝走道德逐之曰何物人為此舉止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没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

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內外憯憯各懷怨毒而素能默識彊記加以嚴斷羣下戰慄不敢為非又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脩敕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秋八月庚申齊主將西巡百官辭於紫陌帝使矟騎圍之曰我舉鞭即殺之日晏帝醉不能起黃門郎是連

子暢曰陛下如此羣臣不勝恐怖帝曰大怖邪若然勿殺遂如晉陽　冬十二月齊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

陳高祖永定元年秋七月河南北大蝗齊主問魏郡丞崔叔瓚曰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為災今外築長城内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敺之擢其髮以溷沃其頭曳足以出叔瓚季舒之兄也

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不欲見沙門

顯祖在晉陽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帝以上黨王渙於兄弟第七使庫直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而逃浮河南度至濟州為人所執送鄴帝之為太原公也與永安王浚偕見世宗帝有時洟出浚責帝左右曰何不為二兄拭鼻帝心銜之及即位浚為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帝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言不或容以

白帝帝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為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宫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帝遣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寘於北城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

二年冬十一月齊三臺成更命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

應氷井曰崇光甲午齊主至鄴大赦齊主遊三臺戲以槊剌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斃常山王演以帝沈湎憂憤形於顔色帝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演惟啼泣拜伏竟無所言帝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似嫌我如是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壞棄未幾沈湎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惟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演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

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即考竟帝乃立演於前以刀鐶擬脅召被演罰者臨以白刃求演之短咸無所陳乃釋之晞昕之弟也帝疑演假辭於晞以諫欲殺之王私謂晞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因諫爭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帝不知所為曰儻小兒死柰我老母何於是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彊食當以王晞還汝

乃釋晞令詣演演抱晞曰吾氣息惙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為人兄尊為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彊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徒還為王友及演録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絶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宜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撰

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者惟殿下乃欲學匹夫耽介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議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柰殿下家業何柰皇太后何演欷歔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久思今遂息意即命火對晞焚之後復承間苦諫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是誰教汝演曰天下噤口非臣誰敢有言帝趣杖亂捶之數十會醉臥得解帝褻黷之遊遍於宗戚所往

留連惟至常山第多無適而去尚書左僕射崔暹屢諫演謂暹曰今太后不敢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内外深相感愧太子殷自幼温裕開朗禮士好學閱覽時政甚有美名帝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帝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帝大怒親以馬鞭捶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帝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

不可動揺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二
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為戲恐徒使國家不
安惜以收言白帝帝乃止帝既殘忍有司計囚莫不嚴
酷或燒犁耳使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之既不勝
苦皆至誣服惟三公郎中武彊蘇瓊歷職中外所至皆
以寛平為治時趙州及清河屢有人告謀反者前後皆
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
更思餘理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寃枉

耳不縱反逆也昂大慙帝怒臨漳令嵇曄舍人李文師以賜臣下為奴中書侍郎彭城鄭頤私誘祠部尚書王昕曰自古無朝士為奴者昕曰箕子為之奴頤以白帝曰王景元比陛下於紂帝銜之頃之帝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方揺膝吟詠遂斬於殿前投尸漳水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

用焉　十二月齊主如北城因視永安簡平王浚上黨剛肅王渙於地牢帝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顫帝愴然為之下泣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帝亦以浚與渙皆有雄略恐為後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扯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土石後出之皮髮皆盡尸色如炭遠近為之痛

憤

三年春二月丙戌齊主於甘露寺禪居深觀惟軍國大事乃以聞尚書右僕射崔暹卒齊主幸其第哭之謂其妻李氏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帝曰然則自往省之因手斬其妻擲首牆外　夏閏四月齊高德政與楊愔同為相愔常忌之齊主酣飲德政數彊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懼稱疾欲自退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為冀州刺

史病當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即起帝大怒召德政謂曰聞爾病我為爾針親以小刀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足劉桃枝執刀不敢下帝責桃枝曰爾頭即墮地桃枝乃斬其足之三指帝怒不解囚德政於門下其夜以氊輿送還家明旦德政妻出珍寶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内府猶無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遂曳出斬之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伯堅　五月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

於特進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
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猒之癸未誅始平公元世
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啗衣
袖而死　秋七月齊顯祖將如晉陽乃盡誅諸元或
祖父為王或身嘗貴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
承之以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剖
魚者往往得人爪甲鄴下為之久不食魚使元黃頭與
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墮

仍付御史中丞畢義雲餓殺之惟開府儀同三司元蠻祠部郎中元文遥等數家獲免蠻繼之子常山王演之妃父文遥遵之五世孫也定襄令元景安虔之玄孫也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收景皓誅之賜景安姓高氏　齊顯祖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

汝慎勿殺也尚書令開封王楊愔領軍大將軍平秦王歸彥侍中廣漢燕子獻黃門侍郎鄭頤皆受遺詔輔政冬十月甲午殂癸卯發喪羣臣號哭無下淚者惟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大赦庚戌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辛未齊顯祖之喪至鄴

文帝天嘉元年　齊高陽王湜以滑稽便辟有寵於顯祖常在左右執杖以撻諸王太皇太后深銜之及顯祖殂湜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餘正月癸亥卒　齊主自晉

陽還至鄴　二月己亥齊以常山王演為太師録尚書事以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録尚書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即位乃就朝列以天子諒陰詔演居東館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或謂演曰鷙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王何宜屢出中山太守楊休之詣演演不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

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十士猶恐不足録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絶賓客先是顯祖之世羣臣人不自保及濟南王立演謂王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閒因言朝廷寬仁眞守文良主王晞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乎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攝政七年然後

復子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睎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不應顯祖嘗使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故睎言及之齊主將發晉陽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留守根本之地執政欲使常山王從帝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既而又疑之乃敕二王俱從至鄴外朝聞之莫不駭愕又敕以王睎為并州長史演既行睎出郊送之演恐有覘察命睎還城執睎手曰努力自慎因躍馬而去平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楊愔宣敕留從

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彦乃知之由是怨愔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子也尚帝姑東平公主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子獻謀處太皇太后於北宫使歸政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楊愔欲加澄汰乃先自表解開府及開封王諸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王平秦王歸彦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疎忌之迹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弁之孫也顯祖使在東

宮教太子以吏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慈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啟皇太后具述安危宮人李昌儀即高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其同姓甚相昵愛以啟示之昌儀密啟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録尚書事二王既拜職乙巳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鄭頤止之曰事未可量不宜

輕脱愔曰吾等至誠體國豈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長廣王湛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録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勲貴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相知約曰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執酒二曰執酒三曰何不執爾輩即執之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緩之湛曰不可於是拳杖亂毆愔及天和欽道皆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燕子獻多力頭又少髮狼狽排衆走出

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為計遲遂至於此

使太子太保薛孤延等執頤於尚藥局頤曰不用智者

言至此豈非命也二王與平秦王歸彥賀拔仁斛律金

掖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

殺之開府儀同三司成休寧抽刃呵演演使歸彥諭之

休寧厲聲不從歸彥久為領軍素為軍士所服皆弛仗

休寧方歎息而罷演入至昭陽殿湛及歸彥在朱華門

外帝與太皇太后竝出太皇太后坐殿上皇太后及帝

側立演以塼叩頭進言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已自王公已下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為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惜獻武皇帝之業共執遵彥等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庭中及兩廡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絶倫素為顯祖所厚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帝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太皇太后令却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

退永樂内刀而泣太皇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為留使豈不佳邪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太皇太后又為太后誓言演無異志但欲去逼而已演叩頭不止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為叔惜況此漢輩但匃兒命兒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

湛以鄭頲昔嘗譏已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殺之演令平秦王歸彦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閤斬娥永樂於園太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為之一眼親内之曰以表我意演亦悔殺之於是下詔罪狀愔等且曰罪止一身家屬不問頃之復簿録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没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以中書令趙彦深代楊愔總機務鴻臚少卿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也戊

申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湛為太傅京畿大都督段韶為大將軍平陽王淹為太尉平秦王歸彦為司徒彭城王浟為尚書令　齊大丞相演入晉陽既至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演奏趙郡王叡為左長史王晞為司馬三月甲寅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禀大丞相規筭　秋七月齊丞相演以王晞懦緩恐不允

武將之意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嘗進睎密室謂曰比王侯諸貴每見敦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何如睎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雖欲謙退糺𬙊神器實恐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演曰卿何敢發此言須致卿於法睎曰天時人事皆無異謀是以敢冒犯斧鉞抑亦神明所贊耳演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丞相從事中郎陸

杳將出使握晞手使之勸進晞以杳言告演演曰若内外咸有此意趙彦深朝夕左右何故初無一言晞乃以事隙密問彦深彦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悸弟旣發端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膽因共勸演演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演又啟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

令廢齊王為濟南王出居别宫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
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它也肅宗即皇帝位於晉陽大
赦改元皇建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
后宫曰昭信乙酉詔紹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
賞死事追贈名德帝謂王晞曰卿何為自同外客略不
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
徑進也因敕與尚書楊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
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録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税

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為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儁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晡給御食畢景聽還帝議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識其細羣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戊子以長廣王湛為右丞相平陽王淹為太傅彭城王浟為大司馬

冬十一月辛亥立世子百年為太子百年時纔五歲

二年　齊主之謀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散騎常侍高元海高祖之從孫也留典機密帝以領軍代人庫狄伏連為幽州刺史以斛律光之弟羨為領軍以分湛權湛留伏連不聽羨視事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濟南王復立為己不利勸帝除之帝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

孝友異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湛即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筭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晋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

海曰濟南世嫡王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
徵濟南之教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
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
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
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為天
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
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九
月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帝尋亦悔之

冬十月齊肅宗出畋有兔驚馬墜地絶肋妻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沖眇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吉徵長廣王湛統兹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殂於晉陽宫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　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為也　趙郡王叡先使黄門侍郎王松年馳至

鄴宣肅宗遺命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湛喜馳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衛癸丑世祖即皇帝位於南宮大赦改元太寧立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三年春正月乙亥齊主至鄴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后魏兗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齊大赦己亥以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　閏二月丁未齊以太宰平陽王淹為

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歸彦為太宰冀州刺史歸彦為肅宗所厚恃勢驕盈陵侮貴戚世祖即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中丞畢義雲黄門郎高乾和數言其短且云歸彦威權震主必為禍亂帝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伺歸彦還家召魏收於帝前作詔草除歸彦冀州使乾和繕寫晝日仍敕門司不聽歸彦輙入宫時歸彦縱酒為樂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别賜錢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將

悉送至清陽宮拜辭而退莫敢與語唯趙郡王叡與之久語時無聞者　秋七月齊平秦王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其郎中令呂思禮告之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彥於南境置私驛聞大軍將至即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皆殺之歸彥自稱大丞相有衆四萬齊主以都官尚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為本州刺史得人心使乘傳至信都巡城諭以禍福吏民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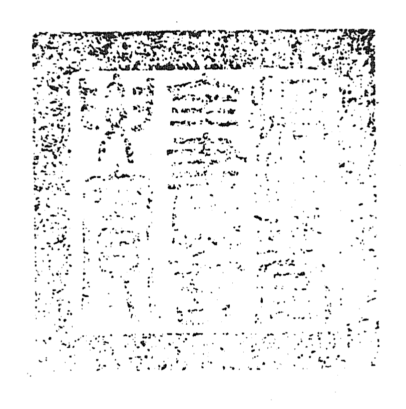
之歸彥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反耶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為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既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獲之鎖送鄴乙未載以露車銜木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齊主知歸彥前譖清河王岳以歸彥家良賤百口賜岳家贈岳太師丁酉以段韶為太傅婁叡為司徒平陽王淹為

太宰斛律光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令河間王孝琬
為左僕射
五年夏六月齊主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又
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
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教字德胄封以奏之帝發
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
見帝於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
左右亂捶之又令曳之遶堂行且捶所過血皆遍地氣

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乾隆御覽之寶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四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張曾溶